

鐵血精忠傳 (一)

戴笠史事彙編

喬家才

藍太夫人母教慕嚴

戴笠先生謚名春風，祖父名順旺，父名冠英，母藍太夫人。冠英先生是武秀才，因為係順旺先生的養子，所以不為鄉人所敬重，早已超過結婚年齡，却討不到老婆，過着孤家寡人，王老五的生活。有一天，藍太夫人的父親藍老太爺和鄉人們在一塊兒聊天，他是一位主張公道，聲望崇高，很受鄉人敬重的鄉紳，說道：「戴家人丁本來不旺，爲了讓戴家的香煙不絕，希望大家爲戴冠英物色一位媳婦，讓他早日成家。」

「藍老太爺！」其中有一位聽了藍老太爺說話，立刻插嘴反問一句：「你不是有五位千金嗎？爲甚麼不把你的閨女嫁一位給戴冠英呢？」

藍老太爺何等要強，正直不苟，言而有信，說得出，就做得，從來沒有在人面前丟過臉。人家問的很對，他毫不猶豫，就把他的四女兒嫁給了戴冠英。他的四女兒藍太夫人是藍老爺最喜歡的女兒，天性忠厚，待人和氣，真是大家閨秀，把高貴的血統帶到戴家。

戴家有了這樣一位賢德媳婦，帶來了無上的

光榮，也爲中華民族誕生了一位忠貞的愛國志士，真正的革命家，抵抗外國侵略的無名英雄。

戴先生，從小就是學甚麼會甚麼，當他小孩子的時候，和小朋友們一塊兒玩耍，他打小鑼，很快就學會了，打得非常好。人家看見小鑼輕，又好打，於是搶了過去，要他打鑼。搥鑼也不難學，又很快學會了。後來人家把鑼拿去了，要他打大鑼，結果大鑼也會打了。他從小就有一種毅力，不論學甚麼，一定要學好。俗話說三歲看大，七歲看老，真是至理名言。

他四歲那年——光緒二十六年（一九〇〇），他的弟弟雲林祇有兩歲，他的父親冠英先生病故了。藍太夫人年紀輕輕，忍痛挑起沉重的家庭擔子，守節撫孤。藍太夫人度量寬宏，而又仁慈，是一位具備中國傳統美德的偉大母親。她識大體，明大義，把全付精神和希望，寄托在兩個孩子的身上。她望子成龍，管教非常嚴格，毫不放鬆。戴春風性情活潑，身體健壯，天資很高，聰慧異於一般兒童，會玩出許多花樣，免不了調皮搗蛋。因此，常常被母親責打，前後十年，受過幾百次痛苦的管楚。他後來擔負了國家付予的重

大責任，能够忍別人所不能忍，能够苦別人所不能苦，能够完成許多別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務，自己以爲得自藍太夫人的嚴格而又慈愛的母教。他曾說：「我今天之所以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愧於地，不負父母，不疚良心，完全是由於受了鞭策的原故。我四歲便喪父，自那時直到十四歲離開家庭，整整受了十年嚴格的母教，數百次苦痛的管楚，才苦鍊成今日的我。」

戴家的經濟情況，雖不太好，也不算太壞。他家有一座竹山，竹子每年的收益，足以維持一家四口的溫飽而有餘。不料本族有些不安本分的不良分子，欺負他們孤兒寡婦，明目張胆，公然砍伐盜賣他家的竹子，使他家的收益減少，生活受到壓迫。戴春風從小遭受橫暴欺壓掠奪，嚐到弱肉強食的滋味，痛恨強權，養成反抗精神，俠義性格。他要對抗侵略，但是藍太夫人不讓他同人爭論長短，寧願生活過得苦一些，也不同那些無賴計較。這種遭受欺壓，掠奪財產，都要忍耐，都不計較，潛移默化，終於使他能够忍辱負重，養成「天地之大，無所不包容」的恢宏度量，壯闊胸襟。能够「寧靜忍耐，偉大堅強。」

藍太夫人辦完夫喪，第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如何讓她的孩子去讀聖賢書，將來能够立己立人，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。他選擇了江山有名的秀才毛逢乙先生，毛先生國學根底很好，是一位通儒。在戴春風六歲那年，藍太夫人把他送到毛逢乙先生的私塾讀書。那時的私塾是承襲了幾百年的傳統，所讀的書籍是百家姓、三字經、千字文、四書、五經、千家詩。讀書的方法，就是背誦，老師在私塾規定背誦的，戴春風必須背誦得「滾瓜爛熟」，否則，藍太夫人就會鞭笞加身。

戴春風在毛逢乙先生的私塾，按部就班，很快讀完四書五經，也學會做文章，成了出類拔萃的學生。毛先生認定他是可造之才，會出人頭地，一再慫恿藍太夫人，要讓他深造。

民國前二年（一九一〇）春天，戴春風十四歲那一年，入江山獨一無二的縣立文溪高等小學。戴先生自己說過：「我這個人雖然沒有到外國留學，得過博士。但我母親告訴過我許多做事的道理。」可見戴先生得力於母教的地方，實在是至深且鉅。

文溪小學一羣健兒

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，就是從前的文溪書院，清末改為高等小學，四年畢業，春季始業。民國以後，改為三年。戴春風入文溪高小後，改名徽蘭。他是一位胸懷壯闊，氣吞河山，豪爽慷慨，抱負不凡的人物。但是他的童年在藍太夫人

嚴格管束之下，時時刻刻受到拘束壓制，受到責罰管束。物極必反，一旦解放，馳騁不羈，就無法約束了。這也許就是他青年時代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到處流浪的原因吧？

戴徽蘭離開保安的家，擺脫了慈母的嚴厲管束，一腳踏進縣城的文溪高小，就開始表現出超人的天才，和領導的能力。他的天資很高，不必太過用功，而功課就比任何人都強。他在文溪四年，包辦了四年第一名，做了四年班長。

文溪人才輩出，好些人不祇是一縣一省的人才，而成爲國家的棟梁，如姜紹謨、毛人鳳、姜超嶽、周念行等。戴徽蘭同年級的同學有周念行、毛人鳳；比他高一年級的有毛簡，比他後三年的有姜紹謨、姜超嶽、毛繼和、姜達緒、王蒲臣、姜方才（穎初）等。他畢業以後第二年春天入文溪的有何芝園。這些人裡面，除了姜超嶽，後來大部分都成了他的工作同志。

比他高一年級的毛簡，也是一位不十分安分，好打抱不平的能手。他的同班同學中，有一位縣太爺的兒子，借上他老子的威風，借上他老子的勢力，神氣十足，目中無人，動不動就開口罵人。毛簡看不順眼，很不服氣，一怒之下，着着實實揍了他一個耳光。在那個時代，縣太爺的兒子被人揍了，不是件小事。校長楊文洵責他不應揍縣太爺的兒子，給學校招惹麻煩。毛簡說縣太爺的兒子仗勢欺人，罵人，錯不在他自己，不接受學校任何處罰，一賭氣，不幹了，退了學。所以，戴徽蘭進文溪的時候，毛簡已經離開了。毛簡對抗戰絕不後人，祇要抗戰，不計階級。民國

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做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的少尉司書，三十年才正式擔任軍統局的工作，做了閩南站漳州組組長。勝利後，任保密局臺灣站站長。

周念行和戴徽蘭同歲，非常本分，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，他的國學基礎本來不差，未入文溪以前，已經讀完四書五經，選讀過古文觀止，綱鑑和唐詩，文章做得很好，也會做詩。戴徽蘭讀書沒有周念行多，但是才氣縱橫，文章猶如其人，有氣魄，有力量，好像長江大河，一瀉萬里，和周念行不相上下。姜超嶽所著「我生一抹」這樣描寫：「肄業文溪時，與戴雨農同學一年，有一事受其影響至深，而獲益亦至大。時戴爲青年會會長，又爲校中唯一沿清制之四年級班班長，在校中以才學著稱外，最以作文不屬稿名。予少好勝，竊慕而思齊焉。磨鍊經年，居然亦優爲。」

周念行在文溪祇住了兩年半，就考入衢縣省立第八中學，以後留學日本。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赴廣東參加革命工作，曾任廣寧縣籌餉局局長。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隨國民革命軍北伐，離粵北上。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，湖北底定，做了黃陂縣縣長。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參加軍統局工作，任南昌行營調查科秘書，月薪一百六十元，是很高的待遇。

姜紹謨也和戴徽蘭同歲，却比戴徽蘭晚進文溪三年。四年級的戴徽蘭對一年級的姜紹謨照顧備至，交往密切。當時校長爲周邦英，在老師們的眼裡，認爲姜紹謨循規蹈矩，是個好學生。而

戴微蘭個儼不羈，好管閒事，年級又高，羣衆也多，不算是個好學生。兩個不同性情的人，居然能够合得來，很感奇怪。殊不知戴姜兩家，三代世交。姜紹謨家住峽口，距離保安二十五里，從保安進城，必須經過峽口，所以，關係不同尋常。

姜紹謨在文溪祇住了一年半，考入衢縣省立第八中學。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考入北京大學預科，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畢業，按部就班，讀完中學、大學。他是國民黨黨員，從事張作霖統制下的北平秘密黨務工作，爲北大校長蔡子民先生所器重。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他回浙江策反孫傳芳的浙江省長夏超，非常成功，國民政府已委夏爲十八軍軍長，姜紹謨爲政治部主任。夏超不幸被孫傳芳所部孟昭月反攻，戰敗陣亡，功敗垂成。

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，姜紹謨任中國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改組委員兼組織部長，浙江省防軍少將政治部主任，浙江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。這個時候，姜紹謨祇有三十歲，真是少年得志。抗戰以後，二十七（一九三八）年參加軍統局工作，曾任渝特區區長，滬二區區長，抗戰勝利以後，當選爲浙江選出的立法委員。

姜超獄在文溪屬於青年會，姜著我生一抹書中結社一篇內有如下的記述：

「風氣所及，文溪高等小學中，亦盛行黨與焉。曰青年會，戴雨農爲魁，其時名微蘭，凡同學之個儼不羈者附之。曰競學社，黃雲駿爲魁，其時名龍驤，凡安分好學者附之。時予年十六，

則隸青年會。及戴於民國二年終畢業離校，青年會無形瓦解。其後，至好同學姜方才、姜瑞渭等與予密議，另圖結合，曰同志會，揭旨「勵志修學，團結互助」，得同志約三十人。立規章，刊同志錄，作誓約。事雖新興，實爲青年會之蛻化。」

姜超獄於衢縣第八師範畢業後，因爲成績優異，留任附小教員。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赴廣東，任黃埔軍校秘書處書記。北伐時期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機要秘書，後任行營機要科長，國民政府參事，政務官懲戒委員會秘書。抗戰期間，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第八組少將組長，這一組的檔案，爲國民政府及軍委會各機關檔案最完善的。

毛人鳳初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月薪祇有八十元，比他弟弟毛萬里還少十元。在重慶時代，任軍統局主任秘書，勝利後任保密局局長。

何芝園任軍統局第二處處長多年，主管情報業務，勝利後當選爲江山縣國民大會代表。姜達緒浙江法政專門學校畢業，任忠義救國軍軍法處處長，安徽廣德縣縣長。王蒲臣曾任西安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，軍統局平津督察，後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。姜穎初曾任蘭州警察局長。這幾位都是文溪高小出人頭地的人才。

良師和迂夫子之間

民國前一年辛亥（一九一一）十月十日（農曆八月十九）武昌起義，十一月五日（九月十五）杭州光復，推舉湯壽潛爲浙江都督。民國元年

（一九一二）元月一日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，各省代表推選國父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。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（宣統）宣佈退位，滿清王朝壽終正寢。

戴微蘭思想進步，永不落在時代後面，早已將髮辮剪掉。他和周念行的感情最好，第二年開學，周念行腦袋後面仍然拖着一條辮子，來到學校。戴微蘭一眼看到，一聲不響，一把拉到寢室，拿起剪刀，軋啞一聲，把周念行的辮子剪掉，遞給他，說道：「滿清已經完蛋，幹麼還拖着辮子？用紙包好，請你令尊帶回家去，交給你媽媽保存吧！」戴微蘭做事，就是這樣乾脆爽快。

文溪高小瀕臨文溪，河面寬不過五六丈，學校在河中間建造了一座八角亭子，取名「仰止」，有橋通到學校。課餘之暇，學生們三三兩兩來到仰止亭上，瀏覽風景。有的坐在亭上看書，微風吹來，心曠神怡。一天，戴微蘭和周念行坐在仰止亭上聊天，看到對岸住家的婦女們在河邊活動，鶯鶯燕燕，戴微蘭念了兩句詩經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」

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」周念行也念了兩句詩經來取笑他。談着談着，看見這些纏腳的女人，扭扭捏捏，一點也不美好，行動又很不方便，覺得非提倡天足不可，於是組織了「青年會」，戴微蘭做了會長。青年會會章最大的特色，就是禁止婦女們纏腳。青年會的同學們約定，利用假期，回到鄉間，宣傳天足的好處，勸說放足。這一個放足運動，進行的如火如荼，江山縣成了放足運動最早的縣份。

歷史教員毛英先生講宋史，講到宋太祖滅後蜀，孟昶和花蕊夫人歸汴，七日孟昶死，太祖收夫人入後宮，問蜀何故亡？夫人吟詩：「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宮中那得知？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人是男兒。」

花蕊夫人不忘孟昶，想毒害太祖，趙光義知道了，幾次進諫，太祖不信。一天太祖偕夫人遊宮苑，使敬趙光義酒。光義要求，須夫人摘一枝花才飲。待花蕊夫人走到花樹下，趙光義一箭把她射死。

「趙光義混蛋！」戴徵蘭聽老師講到這裡，把書桌一拍，高聲大罵。

「戴徵蘭！你怎麼啦？」毛英老師怒目詢問

「沒有甚麼，老師講得太好，我聽出神啦！」

下課後，同學們問他，為甚麼這樣？他說：「趙光義太煞風景，手段也太殘暴。」

有一天，國文老師講孟子離婁下，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

孟子對齊宣王講這段話，是主張人和人相處，應當平等，君臣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，對等的。君仁臣才能忠，君明臣才能直。君對臣好，臣自然會對君好；君對臣不好，不把臣當人看待，就像歷代的暴君，臣當然會把君當做寇讎，是一種很進步，很民主的思想。不料那位國文老師賣弄自己的見解高明，批評孟子說得不對。他說：

「孟子說的不對，君在上，臣在下，君高臣卑，不管君怎樣對待臣子，做臣子的都不應該視君如國人，視君如寇讎。」

老師講完，已到下課的時候，學生們沒有發問的機會，匆匆離去。下課以後，學生們議論紛紛，大多數認定老師講的話有問題。

「老師講課，照着書本講，講好講壞，無話可說。」戴徵蘭發表意見：「孟子的主張本來是很進步的，思想很正確。國文老師偏偏提出他自己的落後的、荒謬的論調，批評孟子，反對孟子。這樣思想的老師，怎麼能教我們國文呢？應當請他走路。」

「人對人應該互助平等，孟子講得非常對，國文老師實在不應該反對孟子的主張。」周念行插嘴說：「不過，他總是老師嘛！我們還是給他留點面子吧！」

「不行！」戴徵蘭斬釘截鐵地說：「現在已經民國，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，還能讓保皇思想的人做我們的老師嗎？這種人當教員，豈不誤人子弟？非請他走路不可。」

大家都擁護戴徵蘭的主張，那位老師從此再沒有來上課。繼任國文教員李守愚，真才實學，是頂好的國文老師。戴徵蘭認為受益非淺，他是一位有恩必報的人。後來李守愚老師在南京丁家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任總幹事，每年過節，戴先生總要請李老師到他雞鵝巷公館吃飯，表示感謝。

民國三年夏天，戴徵蘭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，這是他邁向光明前途的一大步。他高興，藍太太人更高興。

戴徵蘭本來是出類拔萃，鋒芒畢露的頂尖人物，不論到那裡，都包藏不住，在文溪這樣，在一中也是這樣。他到一中不久，已為師生所矚目。他那分別是非，絲毫不妥協的個性，有時會招惹是非。入一中以後，合該出事，他的寢室在二樓，又靠近樓梯，真是一個最不幸的安排。舍監每天夜裡，照例上樓查一次寢室。按照常情，舍監查寢室，應當躡手躡足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不能讓學生們知道，不能讓學生們聽到。可是這位舍監查寢室，却是反乎尋常。也許是因為上了年紀，腿腳不靈活，每次上樓，總是叮叮咚咚，腳步很重，重的像打鼓一樣，把戴徵蘭從睡夢中驚醒。上了一天課，疲乏異常，剛剛睡熟，被人吵醒，比甚麼都要難過。一夜兩夜，偶爾如此，還好忍耐，夜夜如此，誰也吃不消。於是，他想想怪主意，要把這位舍監好好地整一下。

一中有兩架木製的啞鈴，專供學生們上體育課，做啞鈴操時使用。啞鈴用硬木製成，相當沉重。中間比較細些，是手握的部份，兩頭兩個圓球，用時互擊，會發出清脆的聲音。放在地上，好像車輪，略微一動，就會滾動不停。一天上完啞鈴操，戴徵蘭沒有把啞鈴歸回啞鈴架上，悄悄地把啞鈴藏起來。

這一天夜裡，舍監照例叮叮咚咚走上樓來。等他走過戴徵蘭的寢室，已經聽不到甚麼聲音，戴徵蘭悄悄走出寢室，把啞鈴安放在樓梯的第三

勇承過錯竟遭開除

級中間。過一會兒，舍監查完寢室，叮叮咚咚走下樓去，一腳踏在啞鈴，啞鈴滾動，舍監緊跟着啞鈴也滾動，從樓上一直滾到樓下，把這位老先生跌了個七葷八素，半天爬不起來。

舍監吃了這麼大的苦頭，怎麼會不休息。他要查個水落石出，找出那個整他的可惡學生，開除出去，才能消除他的一肚子氣。他上樓時，樓梯上並沒有啞鈴，一會兒功夫，怎麼會生出一對啞鈴呢？一定是住在靠近樓梯的學生幹的。

戴徵蘭就住在樓梯附近，白天又上過啞鈴操，他是有名的調皮學生，推敲結果，認定就是他幹的，要求校長做主，非嚴辦不可。校長真有點為難，沒有真憑實據，僅憑猜想，怎麼好懲辦一個學生呢？回頭看看舍監，鼻青臉腫，腰痠背痛，背都挺不起來。跌成這個樣子，越看越可憐，不能不追查，祇好先把戴徵蘭叫來，問問再說。

「是你把啞鈴放在樓梯上的嗎？」校長用試探的口氣詢問戴徵蘭。

「是的。」戴徵蘭英雄本色，敢作敢當，毫不推諉，立即承認，大出校長意外，非常驚奇。

「你知道不知道舍監跌傷？」校長又問：「是甚麼時候把啞鈴放在樓梯上的？」

「校長！」戴徵蘭說：「上了一天課，晚上需要好好休息。可是正當我睡得很熟的時候，舍監叮叮咚咚走上樓來，把我從噩夢中吵醒，不能休息，天天如此，請校長替學生想想，該怎麼辦？我想請舍監以後上樓，小心一些，不要再叮叮咚咚，才把啞鈴放在樓梯上，沒有想到他會踏着啞鈴，滾到樓底下。」

校長聽完戴徵蘭申說，不無理由。而且一個青年敢作敢當，毫不推諉，的確是英雄氣概。校長打心眼里就喜歡這一個非常誠實勇敢的學生，打算從輕發落，記上一過。可是舍監執意不肯，一個學生把老師整成這樣慘兮兮，不開除，以後怎樣維持校規，校長被逼不過，祇好忍痛把戴徵蘭開除了。他在一中祇住了三個月，真是最大的不幸。

浪跡天涯一十二年

戴徵蘭考入第一中學那一年，奉母命和鳳林毛秀叢女士結了婚。第二年他的獨生子藏宜出生，藍太太抱了孫子，是她最高興的一件大事，却沒有想到兒子會被學校開除，失了學，平添一種憂愁。

離開一中的戴徵蘭，在杭州的同鄉豆腐店幫忙，總算有個暫時存身的地方，他做甚麼事，都非常勤快，同鄉很歡迎他住在那裡。

民國五年（一九一六）夏天，衢州舊府屬共立的聯合師範招生，他從杭州回到衢州，住在鐘樓底集賢旅館，報名應考。他的文溪同學姜超嶽去年年底畢業，也來投考，住在下街頭全安旅館。考試的前一天，姜超嶽偕同六七位江山同鄉來集賢旅館看戴徵蘭。他拿出一本北京陸軍大學的同學錄，交給姜超嶽看。前面的序文，有段祺瑞做的，有趙爾巽做的，有駢文，也有散文，都沒有標點句讀。姜超嶽拿起來朗讀序文，毫無障礙。

「姜超（姜超嶽當時的名字）！你以前讀過

這幾篇文章嗎？」戴徵蘭問姜超嶽。

「沒有，」姜超嶽回答戴徵蘭說：「這些序文也沒有甚麼難懂。」

「姜超！」戴徵蘭把桌子一拍，站起來說：「我這一次來考聯合師範，自以為第一名非我莫屬，今天遇到你，我是第二名了。」

第二天考試，國文題是「君子和而不同論」，姜超嶽知道題目出自論語子路，但忘記同字是甚麼意義，所以文章做的並不滿意，出場又聽說家中失火，午後入場，心神搖蕩，草率了事，考的更不理想。放榜後，戴徵蘭果然是第二名，但是第一名並不是姜超嶽，而是毛繼寶。毛繼寶為甚麼能考第一名呢？事後才知道，毛繼寶碰巧熟讀名師周思兼所撰同一題目的示範作，照抄交卷，才考了第一名。否則，第一名應該是戴徵蘭。

戴徵蘭志在四方，不打算做猴兒王，為五斗米折腰，雖然以第二名考取，並沒有入學就讀。心想：「天生這付好身手，能沒有作為嗎？學文不成，學武吧！」於是離開衢州，投效浙軍第一師潘國綱部學兵營，做了自願兵。不料軍閥的部隊，既沒有遠大的目標，又不知道軍隊的責任，更不知道國家民族。從上到下，都在混飯吃，暮氣沉沉，毫無作為，使他非常失望。

在一次小規模的戰爭中，這個部隊不堪一擊，很快就被打垮，潰不成軍，結束了戴徵蘭的從軍美夢，流落在寧波，寄身關帝廟裡，生活極度困難。他從軍失敗，不願意回家，覺得無面目去見慈母和嬌妻。藍太太人聽到兒子在寧波，不願回家的消息，不願長途跋涉，趕緊去寧波，把他

接回家中。

家！羈絆不住雄心萬丈的戴徵蘭，呆到民國九年，懇求慈母，出外創業，打天下。藍太夫人割賣竹林山地，做他出遊的用費，遠走上海。上海是十里洋場，像萬花筒一樣的複雜社會，他混進每一社會階層，希望找機會，有所成就。談何容易，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開始闖蕩江湖，不被萬惡的環境所吞嚼，已經是萬幸了。他深切了解了中國社會的另外一面，人性卑劣的一面。親身經歷，親眼看到帝國主義者的嘴臉，租界的最黑暗、最骯髒的真實情形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不是在學校教室裡，書本上所能夠學習到的。他領悟到那些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，那些學問淵博的大學教授，對於真實的社會情況，有些隔靴搔癢，搔不到社會的癢處，他却知道了癢在那裡。他雖然吃盡了流浪的苦頭，却深刻地了解了社會的真實情況，勝過苦讀十年書。

戴徵蘭在流浪中，訓練自己，怎樣奮鬥，怎樣應付窮困。他和幫會份子混在一起，但始終不加入幫會。他雖然在窮困中，也要保持高尚的風度，衣服必須保持整潔。他在杭州，祇有身上穿的一件紡綢長衫，再沒有第二件衣服可以替換，爲了保持衣服整潔，在天朗氣清的時候，走到西湖最僻靜，很少人去的地方，脫下身上穿的衣服，洗滌乾淨，晾在樹枝上，自己泡在湖裡，等候衣服曬乾，再弄平整。他就這樣保持了衣服的整潔。

流浪倦了，戴徵蘭想到，應當爲故鄉做些有益的公益事情，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二）他已二

十六歲，回到保安鄉，做了學務委員。在舊社會很少人注意到教育，他擔任了這一項沒有待遇的義務職，雖然盡力去做，在人力財力俱缺的情況之下，很難有甚麼建樹。而他的抱負又不是鄉村教育能夠滿足的，所以幹了一段時期，祇好罷手，不再幹了。

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九月直系軍閥的江蘇督軍齊燮元攻聖院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，發動蘇浙戰爭，孫傳芳率福建軍夾攻浙軍。福建的孟昭月想越過仙霞嶺，進攻浙軍伍文淵。戴徵蘭要阻止

軍閥戰爭，蔓延到保安，發起組織自衛團，自任團總，憑藉仙霞關的險要，終於阻止了福建的軍隊進入浙江，使江山縣免於戰禍。

自衛團既要保衛家鄉，不能不吃飯，單就伙食一項，就在地方上拖欠下一筆爲數可觀的債務。地方人士不說戴徵蘭的自衛團不使保安鄉受到戰禍的塗炭，有功地方。不但不替他清理伙食費，却說他不應當拖欠下那麼多的債務。他才知道，地方越小，越不好辦事。他不能再呆在保安，再呆在江山，祇有遠走高飛了。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，定價台幣肆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

海天感舊錄

喬家才著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鬥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



留俄會學國民三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成立大會。前排左起六人為：張岫嵐、劉五育、蕭贊育、卓卓三、劉詠堯、劉二生。前排右起六人為：蔣經國、劉詠堯、卓卓三、蕭贊育、劉五育、張岫嵐。